

大家
小书
医学家卷

为 人 之 医

杨秉辉 著



北京市科委科普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大家
小书
医学家卷

为



医

杨秉辉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人之医 / 杨秉辉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3. 12

(大家小书. 医学家卷)

ISBN 978-7-200-10421-9

I. ①为… II. ①杨…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5061 号

大家小书 医学家卷

为人之医

WEIREN ZHI YI

杨秉辉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5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0421-9

定价: 2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前言

2012年11月，一个阳光有气无力的冬日，我正在应约为上海一本生活杂志写一篇劝人少饮酒的科普文章。忽接北京出版社赵萌老师的电话，她希望我为“大家小书医学家卷”写一本书，写自己的医学人生及感悟，认为应对读者有所裨益。赵老师前在北京科普作家协会担任领导工作，而我亦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故有一面之谊。考虑再三，不敢应承。一是丛书名为“大家”，忝列其中恐落人笑柄；二是一生平庸，无可奉献于读者。同年年底，我赴京参加《中华全科医师杂志》编委会会议，赵萌老师、李玉帼主任又冒严寒至我住宿之处，给我颇多鼓励与指导。难辞盛意，回沪后乃着手进行。好在不久即是元旦、春节长假，又适逢提倡勤俭节约，诸事从简，乃得许多时间，作些回忆和思考。加之以往亦曾断续写过些相关文字，重新整理，加油添酱，终成此书。

信手写来，大致梳理了我作为一名医生，这一生所做的事——实在是平淡得很；也大致阐述了我作为一名医生，对医学的一些认识——自觉也浮浅得很。从行文的顺序来说，大致上从少年写到老年。今年我75岁，无论按哪一种算法，都已经是一个标准的老人了，并已于5年前退休。退休后，我还在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如医学科普、健康教育、全科医学培训，等等。所幸身体无恙，大致尚能胜任。

所谓“做一行爱一行”。我做了一辈子医生，虽然辛劳了一辈子，实在也清贫了一辈子，但觉得还值得。记得选择学医之路时，父亲套用了一句老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来表示赞成。“良医”虽算不上，但好歹是给好多好多人看了病，也算是对社会作了一点贡献吧。

其实，“对社会作了一点贡献”，是我所从事的医学事业本身使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医学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医生必定是贡献于社会的。然而医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有其本身的属性，但医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科学是医学的本体，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日，医学本应更“强健”，而医学要更强健，便不能没有灵魂。今日之社会又是一个“物质的”社会，在物欲横流之时，医学要保持它的本性、它的纯洁，更不能没有灵魂。医学的人文精神、医生的人文素养，便是医学的灵魂。

医学是为着人的健康服务的，所以西方人称之为“人学”。医学应该充满仁爱的精神，所以中国人称之为“仁术”。总而言之，医学，是一种为了增进人类健康的学问；医生，如我本人，从事的是一种帮助人恢复健康的职业。所以，本书便名为《为人之医》。

本是希望或能多少有益于读者，但看来一生本属平庸，思考亦甚肤浅，恐必是辜负出版社之盛意，更是愧对读者之厚望了。当然，若蒙有读者青睞，或谓尚有一点启迪作用，则秉辉幸甚矣。



2013年3月

目 录

001

一次偶然的事件 与医学结缘

医学常是家传之业
生于长江之滨
小学毕业考了第一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医学
我的性格总体上偏于内向
对阅读的兴趣
自幼喜欢绘画
与父亲的一次讨论

017

如愿以偿进大学学医， 做了医生

如愿以偿进了上医
“第一医学院的杨医生”
遂了以“治病救人”为业的愿望
“治病救人”原来不那么简单
3个令我印象深刻的病例
面对生命，医生的责任重于泰山
我的老师们
林兆耆教授开肝癌协作研究之先河

039

肝癌临床研究， 我一生主要的专业工作

周恩来总理号召“攻克肿瘤”
对于肝癌，其时医学很无奈
到江苏启东调查肝癌
检查甲胎蛋白可以诊断肝癌
用甲胎蛋白发现早期肝癌
我负责作肝癌“普查”
检查甲胎蛋白，“为贫下中农服务”
关于肝癌早期发现的研究

什么叫作“干酪样病灶”
 刚刚毕业的“老医生”
 医学知识的普及关系着治疗的效果
 成了电台节目主持人
 我是一个十分敬业的节目主持人
 主持《名医坐堂》要求更高了
 质朴的来信，深深的启发
 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怨无悔
 我写了不少科普文章、科普书
 从医学科普到健康教育
 广受欢迎的健康教育讲座
 吃得咸为什么容易得高血压

让我担任医院行政管理工作
 管好医院对社会也是一份贡献
 中山医院的文化遗产
 新官上任“两把”火
 “双肩挑”挑了20年
 20年为医院做了3件事而已
 荣耀归于中山医院

做医生必须终身学习，这很辛苦
 内心的压抑才是医生真正的苦楚
 画风景画也是热爱祖国的表现
 北地风光多阳刚之气，适合钢笔写生画
 乐此不疲，工夫用在值得的地方
 “功夫”是练出来的
 还得学点绘画理论
 医生需要艺术慰藉心灵、舒缓心理压力
 艺术提升审美能力，有益于医生的职业行为

医学需要艺术帮助以发掘人性之美
医学起源于对人的照顾
通科医生的出现早于专科医生
专科医学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生物学医学的弊端逐渐显露
还原论的思维模式重视了疾病、忽视了病人
通科医学以新的面貌回归
全科医学进入中国事属必然
英国人这样看专家门诊
我本是一个“很专科”的医生
开始认真关注全科医学
“守护神”和“守门人”
“以权谋公”建立了一个全科医学科
“以人为本”是全科医学的精髓
如今需要照顾型的医学

“唯科学主义”让医生“忘记”了病人
问题在于医学教育的缺陷
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纳入人文的轨道
医学本应是充满人文精神的学科
临床诊疗工作中的人文精神
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讨论
临床医疗涉及许多决策问题
站在病人的立场上帮助病人决策
我国目前的医患关系欠和谐
关键在人、在医生、在医生的人文修养
新人文主义及其在医学中的体现

在文化素养方面的要求
在道德方面的要求
在人格方面的要求
在审美方面的要求
医生应有良好的行为举止
医生应该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一次
偶然的
事件
与医学结缘

我并非出身于医学世家，
只是因为生了中耳炎，
并被查出患了肺结核，
而又被很快治好，
引发了我对现代医学的崇拜。
而父亲认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给人治病，好歹也是有益于社会。
于是立下了学医的志愿。

从父亲对我毕生的考虑来看，
他的想法代表了中国一般民众的价值观。
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不求人，
生活有个基本保障，
又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而做医生便是达到这个境界的捷径。

医学常是家传之业

旧时有些职业在一个家族内常是世代相传的，农家孩子从小就放牛，农忙的时候也就跟着家里大人下田干点农活，等到长大了，继承了老子的两亩地、一头牛，就成了真正的农民。木匠的儿子从小就帮着拉大锯、刨木头，耳濡目染也就学会了打张床、做个柜子的事。那时候没有“职业技术学校”，多少带点技术性的活，都是家传的。

行医这件事，在中国，更是家传之业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其中主要原因是医者在为他人诊治的过程中，或许有了些心得，不愿意失传，传给儿子，当然是首选之举。皇帝老子不是也把皇位传给儿子的嘛。若是在一方小有名气者，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也给了下一代，如杨秉辉的儿子便叫杨小辉、孙子便叫杨幼辉之类，表示一脉相承的意思。于是便有了许多医学世家、祖传秘方之类。当然，在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这样做也是有了为了给后代的生存多一份保障的意思吧。到了近代，以生理学、解剖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兴起，“祖传”是不行了，于是许多医者便将子弟送入医科学校学习，还是希望他们能子承父业。这固然是因为相信做个医生什么时代“都有饭吃”，此外还有一个缘故，便是为医者“治病救人”也算是一个高尚的职业。



生于长江之滨

我并非出生于医学世家，家父经商，他从学徒、职员做起，后来做到账房、股东。父亲他们从湖南、江西的山区采购木材，扎成木筏，沿长江而下，在江苏的镇江销售。镇江正当江南大运河汇入长江之处，其对岸的瓜州则是江北大运河的起点。在铁路兴起之后，水运虽逐渐式微，但因沪宁铁路穿城而过，镇江仍为苏南、苏北之交通要冲和木材集散之地。

镇江金山寺，乃佛教名刹，去镇江旅游的人，没有不去金山寺的。金山寺原来是在长江中一个名为金山的岛上，曾名浮玉寺。宋代科学家、在镇江著《梦溪笔谈》的沈括有《夜登金山》诗，其中便有“楼台两岸水相连，江南江北镜里天”之句，说明其时的金山寺确在长江之中。大约在19世纪中叶，由于长江中泥沙淤积，金山逐渐与岸边相连。自清末时起，这一带的江边上便聚集了许多木材商行，这里遂成为木材市场。我于1938年8月出生于距金山寺不远的一个名叫小码头新河东岸地方的“古闽会馆”房舍中。我外祖父原系闽籍人氏，因经营木材生意而移居镇江。估计我父母结婚时正值日寇侵华，民众颠沛流离，自无力另购新居，我便出生在外祖父家中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该地即在长江之滨，故我幼时多与江涛、木筏、芦苇、野鸭为伴。抗战期间，水陆运输阻隔，木商失业，我乃随父母辗转于江苏省的南京、扬州等地谋生。

小学毕业考了第一名

我6岁时住在扬州，由祖母照顾；后进江苏省立扬州师范实验小学读书。该校前身名梅花书院，教学严谨，颇负盛名。这所小学是扬州师范学校的实验学校，为师范生提供教学实习的场所，犹如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为医科学生提供实习场所一样。师范生不过是来见习而已，平时的教务皆由这些小老师的老师们担任，教学质量自然是好的。

我从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一直在该校唯一的一个叫作“单级”的班上课。所谓“单级”，便是在一个教室里，有四列课桌椅，第一列为一年级学生、第二列为二年级学生、第三列为三年级学生、第四列为四年级学生的座位，由一位老师上课。她先让一年级学生预习课文，叫二年级学生抄写单词，命三年级学生写作文，给四年级学生讲课；然后让四年级学生背书，教一年级学生的课；再让一年级学生抄写单词，给二年级学生上课……用这种方式教学，真是要有大本领才行。给我们上课的班主任（那时叫级任老师）张桂英老师是一位中年的女老师，据说她终身未嫁，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令人敬佩。现在想来，这种“单级”的教学方法，一定是为了培养师范生毕业后能适应被分配至穷乡僻壤而设计的。因为那些地方条件艰苦，学校或许设在一座破庙里，只有一间教室，老师要同时教好几个年级的学生。至于我为什么会被分在这个班里学习，我想学校一定是要挑选一些看上去还比较老实的学生吧。假如这个班里都是些调皮捣蛋的孩子，老师怎么教？



1949年春，我在该校已读至小学五年级。因时局的关系，扬州的姑母力主将我送回镇江父母身边。我遂转学至镇江木商同业公会自办的子弟小学就读。

1950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木业小学毕业，考入当时镇江市区内唯一的公立中学——设在山门口街的镇江市立中学就读。其时木业小学的怀姓（满族人）校长，曾向校董会报告：本校毕业生有杨秉辉者考取市立中学云云，颇有引以为荣之意。

20世纪50年代初，因木材属重要生产建设资料，由国家统一经营。父亲乃根据政府指导，将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在镇江市合资开设织布工厂，任副总经理。不久“公私合营”，乃将工厂交与国家。